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三十五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字景沖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為寧朔將軍淮陵太守

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為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為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為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為光禄大夫俄為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甞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

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為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

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絶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

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為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

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懐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為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

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踈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草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為永嘉太守還除光禄卿秘書監出為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為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

二年出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為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

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為子除後軍記室叅軍復為
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
性居喪以毁聞服闋又為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
子中舍人出為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
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甞曰此宗室奇
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
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還宣惠諮議叅軍護
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為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

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尋復為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還光禄廷尉卿出為戎昭將軍始興内史還除太中大夫遷

秘書監太宗即位召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太宗東宫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没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為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録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為臨川

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

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
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為人在東
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
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
出為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
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
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令便舉哀
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為自序其

畧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

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
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無衆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
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
序愷竝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竝掌
管記及亂於城内卒愷初為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
秀才起家秘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
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累

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
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
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
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
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
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
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為吏
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

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並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
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為子既長勤
學以晋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
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
起家為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
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晋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
尹丞時湘東王為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

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黄門郎
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為吏部三年遷
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為貞威將軍
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悦之還除散騎常侍俄
復為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
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
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
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

迹載草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
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
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䀹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
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
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
以為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
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
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

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草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為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

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
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
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
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
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
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
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
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

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竝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為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

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二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甞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歴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為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為臨安令性恬静寡嗜好甞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為講賦奏之甚見稱賞

還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歷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為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竝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

量度越前代矣

梁書卷三十五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蕭子恪傳明帝悉名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西省南史作永福省

子範傳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顧炎武日知録隋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與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爲之注釋者又異矣

子雲傳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監本脱中字

子暉傳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中南本作驃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梁書卷三十六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冲之八世孫曾祖遥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

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曽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

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来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叅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為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晋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

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决曽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為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竝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除給事黄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

丹陽尹事出為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陜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勅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為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决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

軍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别敕専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為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

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决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廵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為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

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殁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為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逺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随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禄大夫孔休

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歳西浮渚宫東泊枌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
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
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
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為已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
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甞言禁中事世
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
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

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

相欽重䏲嘗宿衛還過候草時大雪見草弊絮單席而
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脱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草充
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
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
薦草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草代之解褐奉朝請僕
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啟草為府丞祏時權
傾朝右以草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
具草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草獨以

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
守袁昂據郡距義師迺使草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
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
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草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
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
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竝相賞重昉與
草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
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草

時在雍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為丹陽尹以革為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為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為雲麾晋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為貞威將軍北中郎

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草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草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草才名厚加接待草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草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草駡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草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草辭以囚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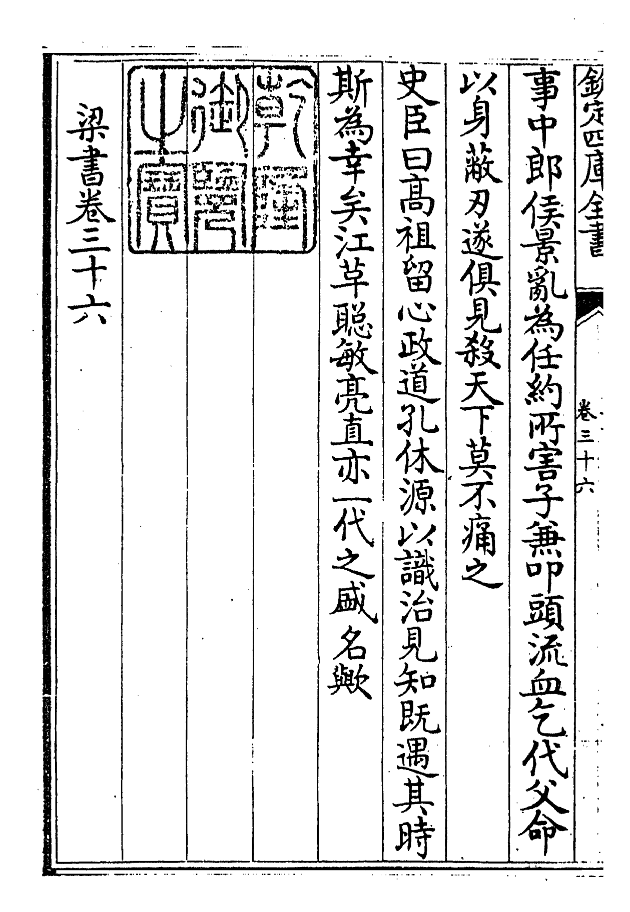
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箠撲草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畧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

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崇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詔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

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惲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既

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草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内荒儉刼盜公行草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草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草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草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

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草
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為權勢所疾乃謝病
還家除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兖二州大中正優
遊閑放以文酒自娱大同元年二月卒謚曰彊子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草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為二千
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
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
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為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



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為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孔休源傳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南史作父佩齊通直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章南史作童

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此段南史作比聞

長子行敏○南史無行字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三十七至四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謝錫位

梁書卷三十七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稱賞世人為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秘

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秘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宫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别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甞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悦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為寧遠將軍豫章内史為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為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

長史四年入為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為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為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為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為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内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為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為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允

自虎丘山赴之其感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况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為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為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為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瀹齊世

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内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並亡逸二子禧蝦並少知名蝦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為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㝢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秘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為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四年出為招遠將軍吳

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隐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為中書令未拜復為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

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甲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竝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叅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為尚書令侍中將軍叅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聦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来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

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為宰相謂何姓當為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為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

為金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厭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来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虚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感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絶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穴幸無銜㝞聦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竝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晋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宫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竝如故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竝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

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敳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

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曽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梁書卷三十七

梁書卷三十八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叅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

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勅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昇適二十一特勅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昇曰竊見錢唐朱昇年時尚少

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
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
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
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
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
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
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

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横敏贍不暫停

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内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高祖

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閤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輸誠送欵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奬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絶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為允

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絶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昇辭意甚切昇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昇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鵶仁竝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竝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為之備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

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
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
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蓋
以指昪昪因憝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
昪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賛朝經
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
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為贈
及昪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昪者乃啓曰昪

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爲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
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
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
日與賓客遊爲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悋嗇未嘗有散
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
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闓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瑒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
儒瑒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
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瑒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
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
依瑒爲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瑒始出
都高祖聞其學術名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瑒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

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
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録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為
真詔瑒撰新謚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
以冠子嫁女瑒駮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
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竝以
冠子嫁子為文非關惟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
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

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今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

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若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縁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

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産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為尚書左丞遷給事黄

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為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竝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曽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飡中宵而歎息也輙言時

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胷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槀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其一事曰今北邉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戸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闗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闗外賦税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

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為民害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懐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

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滛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

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戚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道之以節

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儉樸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梲之

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

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尚於
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
行管仲覇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
治署邸肆應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
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即事未
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
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
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

其事宜皆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雖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令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

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懐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

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鐏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令北邉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内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為聖主四凶在朝况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刺史横暴其太守貪殘其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其人姦猾其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

不知堯亦永為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為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

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秘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産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産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修産業以營盤案自已營之自已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産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

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

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鄉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勲附若兩披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

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今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
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戾勇怯不
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
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
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
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吏任
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傳翼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
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

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覩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

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

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竝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静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即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

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内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内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勑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

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内留琛與司馬楊曒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轝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轝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禄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翊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為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梁書卷三十八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朱异傳父巽以義烈知名○巽南史作巽之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三十九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楊華　羊侃子鵾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禄大夫後為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

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己立諸子為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為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户及魏軍既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既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悦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埸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

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禄其年立為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為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户出為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

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為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為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為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兄景隆後為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為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

先與成州刺史王懐明等起兵攻之覇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令使曲江公勃為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為宗正卿屬尒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為鄴王邑二千户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為三千户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

將軍又增邑五百户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為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為主詔封貞為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

為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

城内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為持節都督青兾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兾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滛祠時青兾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為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

右交度馳馬往来冠絶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竝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兾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别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為作楊白華歌辭使宫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歴官

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為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為别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

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即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

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兖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尒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别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為刺史尋以侃為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為持節雲麾將軍青兾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為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兖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名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

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湏卿行乃詔以為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為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為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户六年出為雲麾將軍晋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

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允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為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

徵為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為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

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

賁賊為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内侃曰車高壍虛彼来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

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衟為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衟曰久以汝為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距不

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禀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説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為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為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来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

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之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内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秘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

絶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宫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艡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績威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寛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掛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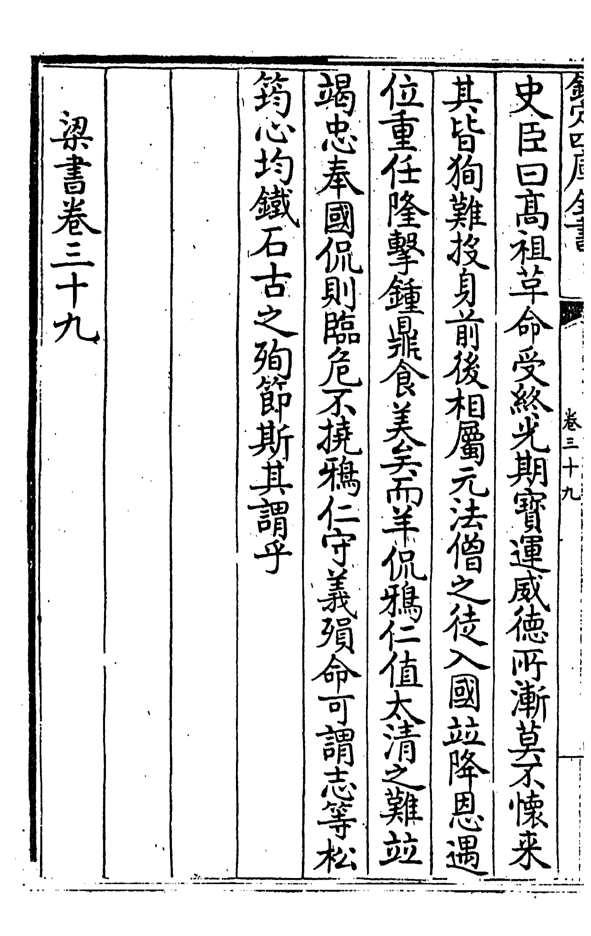
鵾鵾字子鵬隨侃臺内城陷竄於平陽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之世祖以鵾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兾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

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户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晋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晋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䠶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𣪍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晋縣侯征伐青齊

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為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為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為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

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鵜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鵜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鵜仁見景為景所留以為五兵尚書鵜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憒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懐来其皆狥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竝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竝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法僧傳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隆後為廣州刺史○見閣本作兄當改從之

王神念傳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南史無青字

羊侃傳監作韓山堰事○韓一本作寒

䴏傳從王僧愔征蕭敳於嶺表○敳南史作敫

羊鴉仁傳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諸子

南史作子碞又載鵶仁兄子海珍報復事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